

忆 列 宁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

冯连骅 裴兆顺 张韵婕译

人 民 大 学 社

封面设计: 苏彦斌

В.Д.Бонч-Бруевич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 1965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 1965 年版译出

忆 列 宁

YI LIENING

【苏】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

冯连附 裴兆顺 张韵婕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21,000 字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100

书号 11001·632 定价 3.30 元

目 录

代 序.....	1
----------	---

二月革命以前

我和弗·伊·列宁的初次会面.....	5
回忆弗·伊·列宁(日内瓦时期。1903—1905年).....	2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家中.....	62
暗探局追捕弗·伊·列宁(1905—1906年).....	6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	72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

弗·伊·列宁在俄国.....	8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起草土地法令的.....	160
人民委员会的最初时期.....	16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的住宅.....	177
弗·伊·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181
始终坚持岗位.....	181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逝世.....	191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纪念费·埃·捷尔任斯基).....	196
召开立宪会议.....	204

革命中的可怕现象	225
十月革命初期宗教界的作用	263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汽笛声	275
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28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入克里姆林宫	29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	306
1918年五一节在克里姆林宫	313
克里姆林宫里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	31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农民	323
列宁和青年	334
弗·伊·列宁对发明事业的态度	34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电气化	348
列宁和铁路运输的恢复	355
国内战争期间铁路的破坏和修复	357
铁道交通人民委员	360
弗·伊·列宁和卫生事业	375
苏联国徽	394

国内战争时期

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杀害和左派社会

革命党人的暴乱	399
弗·伊·列宁的三次遇刺	438
1918年1月1日弗·伊·列宁遇刺	433
弗·伊·列宁的第二次遇刺(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	459
1919年弗·伊·列宁遭遇拦截	496

1918年弗·伊·列宁受伤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	52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林间空地”国营农场	53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马里采勃罗多沃	531
“林间空地”国营农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54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古迹的态度	54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红色首都的美化	553
《要保存档案》的小册子是怎样写成的	561
弗·伊·列宁论民间口头创作	565
弗·伊·列宁与文学和科学界	575
维·米·韦利奇金娜(邦契-布鲁也维奇)	587
纪念瓦·瓦·沃罗夫斯基	592
纪念彼·阿·克鲁泡特金	598
弗·伊·列宁和彼·阿·克鲁泡特金的会见	598
彼·阿·克鲁泡特金患病和逝世	60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葬礼	616
陵墓	632
向伟大的目标前进	639
关于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	
邦契-布鲁也维奇	643

代 序^①

情况是这样，我得在各种日常生活和政治情况下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和活动进行经常的观察。他在世的时候，不知怎的没想到应该记录下他做了些什么，怎样工作的，怎样教导的。

在同他并肩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环境过于习惯，忘记了，而往往也不理解在我们中间生存过一位为几千年生活永志不忘的人。而现在，当我们每人都该想一想，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些什么，记得些什么的时候，不得不悲伤地承认，大量观察的印象都永远消失了，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由于思想总处于紧张状态，很多印象已完全忘却。现在只得承认，在革命斗争的暴风雨时期，在秘密地下工作极端困难、疑虑重重的危险时期，在斯托雷平窒息一切的反动年代，我们每人都销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大量书信、便函、札记，这是极大的损失。

已经失去的东西，无可挽回了。现在认识到的只有一点：竭力回忆、研究各种文件和文献，在和同时代人与参加共同工

① 这是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为他的《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写的序。编辑部认为把这篇序放在这部文集的前面是适宜的。

作的人交谈中，核对自己的回忆，要想起和写下有关长眠在红场上陵墓里那个人的一切，千百万人对他无限热爱和忠诚，他唤起人们为新的合理生活而奋斗。

在这本书里，我打算收入至今能够记录下来的一小部分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录。因为我还想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决定将已写好的几章回忆录先出版，遗憾的是风格不一致，现在就出版，还不算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六十来岁，应当记住，我们的人生道路行将走完，应把最主要的事情做完。在我们目前比较和平的环境里，有可能利用一些时间搞文学工作的时候，不写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录，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促使我决心建议读者注意，我着手写作的，远没有完成的著作——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及其时代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

1930年于莫斯科

二月革命以前

我和弗·伊·列宁的初次会面

1893年，在我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¹ 认识之后，我时常到她家去，并且常常和她交谈，不仅谈论莫斯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社会民主运动，而且还时常谈论彼得堡的革命运动。我从来没听到她提起她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话中时常提到“彼得堡人”，这个人当时在莫斯科那儿谁都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常常听到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理论辩论方面他是民粹派的勇敢的反对者。

1894年1月初，安娜·伊里尼奇娜有一次问我想不想出席一次有瓦·沃·² 发言的学术讨论会，并且“我们的人”将要反驳他。我非常乐意参加。安娜·伊里尼奇娜对我说1月7日到她那儿去一次，我一去，就得知举行学术讨论会的地址。地址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沃兹德维任卡街扎列斯卡娅的住宅，在她那里一座教堂的底层，有一家名叫“学校的助手”的书库。我因出版事务时常去那里。安娜·伊里尼奇娜要我准时到，“不带尾巴”，在1894年1月9日晚七时前到达。这一天，为了能“洁身一人”到那里去，我采取了一切措施。我从科兹洛夫巷我的住处动身得很早。在国家土地测量大楼的班上我停留得比平时较久，经过霍赫洛夫巷最大一处住宅的后院，来

到波克罗夫斯基街心公园，走到亚乌扎医院，在我熟悉的那个院子里散了一会步，然后走进一个僻静小巷，雇了一辆单座马车，在五点半钟，我动身往阿尔巴特区去。在一家大书店附近下了车，在这家书店里仔细环顾了一遍，随便买了一本书，出来之后，就消失在阿尔巴特区数不尽的小巷里，沿着小巷转，边走边检查，最后我来到普列契斯田卡街心公园附近，这里现在建立起尼·瓦·果戈里的纪念碑。

在六点半钟左右，我穿过阿尔巴特广场，走进扎列斯卡娅的书店的书库，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于是我便翻阅平装的新书。约七点钟，我走到扎列斯卡娅面前，在同她说话时，讲了几句暗号。她颇为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因为很明显她从来没想到我是搞秘密工作的。她笑了笑，很高兴，并高声地说：

“这太好了！……这非常有趣！……请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我走进去，她随我也进来了。把门关紧之后，什么也没说，用手指着里面的另一道门，轻轻地推着我，她长着两只棕色大眼睛，微笑着，把我领到那个门前。

“请进，那里会有人迎接您的……这是我的住处……”她轻声对我说。

门无声地开了；我走下一个小台阶，来到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向我走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象一个女学生，说一句“向这边来！……”拉着我手并说：“这儿漆黑！”领着我走。我们经过走廊，走廊里摆满了东西，来到一个很宽敞的前厅，前厅里点着煤油灯，那里已经挂着几件大衣。我也脱下大衣。姑娘把我领进大厅。大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餐桌四

周摆着十把椅子。靠墙也摆着椅子，在椅子之间放着小茶几。就在这个大厅里，靠着一面墙摆着一只很宽的大沙发，在它两侧摆着同样式的皮面软沙发椅子。墙上挂着一只大圆挂钟，响着悦耳的钟楼的钟声。我进来时，它柔和的钟声敲打七下来迎接我。已经到十五、六个人，其中至少有半数人聚在宽敞的橡树色门的附近，这个门通向隔壁房间，看样子是个客厅。正好从那儿走出一个青年，年约二十七、八岁，我立刻认出了他，他是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申斯基。我在识字运动委员会³会议上见过他。向四周环顾一下，有些人我认识，因为在各种小组里和在莫斯科急进知识分子中一般都熟悉的家庭里，我常遇见他们。然后从客厅里走出来安娜·伊里尼奇娜，她看见我，便温存地微笑着，走到我跟前。用眼神指着一个身着结实的西装，中等身材的男人，带着眼镜，蓄着修过的圆胡子。她轻声地说：

“这就是瓦·沃。”

我头一次见到这位民粹派的知名人士，我以巨大的耐性把他的枯燥无味的书当作非常必要的繁重义务才勉强读完。女主人来了，随她进来一个女佣人，她仔细地看了看铺着桌布的茶桌。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青年人说。在这之前，端进来一把发亮的带图案的铜茶炊。茶杯和茶碗已倒满茶水，并送到每人跟前，大家都就座了。还有站在大厅门口的几个人尚未坐下，其中有一人，长着深黄发，梳着略带鬈发的背头，蓄着胡子，长着引人注目非常饱满的前额。他没走进大厅来，而留在客厅里，他时而倾听，时而踮脚走近门口，时而把手插

在坎肩里，迅速地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来，思索着，轻轻走近门口停一会，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这个有名望的民粹派人物以心平气和、平淡的语调说：“各位先生，我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大家早已熟悉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经济生活中老生常谈的公社作用的题目，它是根据科学和统计研究著作的全部材料而得出来的，但是……”他稍停顿了一会，笑了笑，抬起头来，不客气地清楚说道：“但是怎么办，现代青年中有很多人对方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原则一窍不通，也不知有什么用处，就想把这些还未很好阐述的学说，几乎是过时的方法应用到我们俄国来。俄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有其整个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农民的生活，走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独特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

他的讲话不断被一部分与会者的掌声所中断，他很满意他的成功，费了一个半钟头叙述自己的冗长的见解，将自己的见解以各种方式反复地灌输给听众。所有这些话都是用一种不容任何反驳的腔调讲的，好象是一种早为人们所共知的真理，好象是某种真理的化身。

瓦·沃·终于结束了他的演说，扑通一声坐到女学生给他往前移动了的沙发椅上，在演说的时候，她一直望着他。

主持会议的青年人咳嗽了几声，胆怯地问道：

“或许谁想请教尊敬的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或许谁还有什么不十分清楚的……那么，是否还有问题？谁想发言？”

有几位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言了，他们有气无力地反驳了瓦·沃·。

瓦·沃·为了答复几位发言的人，又发了一次言，他肤浅地、以长者袒护的口气，有时又以蔑视的口气挖苦青年演说人的知识贫乏，尤其是指责他们不是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是没有读过那本书……

主持会议的青年人，好象继续瓦·沃·的训诫似的，用傲慢的语气问道：

“我想再没有想要发言的人了吧……一切都已清楚，”他摇晃着身子，笑着，刻薄地补充说，“想要发言的，怎么样！……现在已经更清楚了……”

“我要求发言，”客厅门那边有一人不客气地、高声说道，于是我看见从一个人的肩上伸过来一只细手。

门口处让出一条道，我看见了在做学术报告时一直站在客厅里的那个人。

发言人的苍白的面孔略微发红。他的精神非常集中，一个白得惊人的苏格拉底的前额突出在生气勃勃的面孔上面。室内一片肃静。

“我们在这里受到了教导，使我们认真地仔细考虑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过时的‘理论’……”他说道，用语调加重个别词的语气。“值得称赞的祝愿，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很想从尊敬的学术报告人那里知道，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课程，才能详细而深入地了解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过时的’学说……其实，这一点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什么都要很详细地知道，其中也包括确实过了时的、很不象样的、贫乏的、常常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怎样客气一点说呢？……整个民粹主义的陈腐而贫乏的理论，其中尤其是它的经济理论……为了今后不致

重蹈覆辙，我劝尊敬的学术报告人先生和他的听众和同志们真正深入地研究《资本论》作者的全部理论，以使用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最完美的辩证法的真正崇高的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陈腐理论知识。我认为可敬的学术报告人对这种辩证法是一窍不通。为此，我们将竭力，那怕举例向他加以说明……”

大厅里顿时议论纷纷……有一个人低声嘶哑地指责说：“他怎敢这样！”……“这太可怕了！”……青年人本想欠身起来并想说什么，但是演说人凭记忆几乎一字不差的引证学术报告人的话，列举数字、百分比和其它材料，开始严厉而尖锐地批评报告人所说的话，援引了大量引文、书籍、数字，以致使瓦·沃·突然和善地笑了，挥手好象示意不要妨碍听讲，他从很深软沙发椅上总是向前探着身子。陌生人向前移动了几步，引起全体的注意，从旁边衣兜里拿出蓝色叠折的笔记本，显然是很熟悉的，从那上读出一些完整的图表。

他讲了约四十分钟。

最后他讲道：“先生们，总之，让我们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就会懂得很多东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象现在这样常常犯错误……”

青年人慌张起来，想对论敌说几句指责的话。但是瓦·沃·突然伸手示意，打断了他的话，激动地说：

“我的青年论敌尖锐地抨击我们有五十多年历史的理论和它的拥护者，只庇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并多次尖锐无情地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我不见怪。先生们，”他放低声音，低头沉默一会……然后说，“我听了他的发言感到很愉快：

他的热情、自信，他的渊博知识，他的惊人罕见的记忆力，对问题的了解，他的概括力，他的最后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很严整、生动、丰富、坚实，简直使我这个老头子很激动……我欢迎我的论敌，在我对他答复之前，我要多想一想，多工作。因此，我们就到此结束。而且我们会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出现了一颗新起的巨星……我衷心祝他成功……”

我异常激动，挤到了前厅……陌生人已经不在。有人说他发言之后，立刻就走了……我穿好外衣，在衣架下边找套鞋，就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丈夫。

她对我说：“我们单个走吧，可是您马上到我们那儿去，喝茶……”她对我笑了笑，她很高兴，很满意。

安娜·伊里尼奇娜住在离阿尔巴特区不远、索巴奇亚广场的一个地方。我从前厅出来，一下子就转到尼基塔街心公园，我环顾了一下，甚至在一个姑娘旁边凳子上坐了一会，她在等候人，并和她谈起话来。我四处看了一下，确信我后边没有谁跟踪，便站起来，立刻穿过街心公园，走到对面街上，就消失在小巷里，我想如何尽快到叶利札罗夫家的住宅。这里的地方我很熟悉，甚至可以穿过院子，这些院子的门开到几点钟我都记着。听了这位陌生人的反驳意见之后，使我非常震惊，思绪起伏，不知不觉地已走到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住宅。

我急忙按一下电铃，听到稳步下楼的脚步声，向门走来了马·季·叶利札罗夫⁴。

“没带来尾巴？”

“当然没有……”

我走进一个小餐室，同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母亲问

好⁵。她母亲从前我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她和蔼可亲地笑着。我坐到桌子旁。还未来得及就学术报告人的情况谈几句话，正是非常痛快地斥责瓦·沃·的那个陌生人进来了。我简直呆住了，不知该说什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感到非常意外。陌生人以急促脚步走到我跟前，正视着我说：

“彼得堡人……您是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您在这儿生活得怎样？莫斯科从前以菲力波夫的白面包而出名，而现在显然是以象瓦·沃·这样的剑齿象化石而著称……他已经帮了大忙……不出我的意料……他使我非常气愤。”

马·季·叶利札罗夫讲瓦·沃·对他的“青年论敌”是很恭敬的……

“嗯，嗯……”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怀疑声音，这种怀疑声音后来时常听到过。“这要看一看。其实，如果他真想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这非常好……永远也不晚的……不过他们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能学懂马克思的辩证法吗？那么，将来再说……”神秘的彼得堡人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他对我说：“您讲一讲您们这儿莫斯科的情况……有人对我说，您有很好的社会民主党的联系。”

“哪里有什么很好的联系，情况只是一般”，我诚恳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无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在工人中间，联系都很少。我将我所了解的情况都对他讲了。最后我说：“就象您亲自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可靠的，非常表面的。”

“这没有什么！……应当开始，并顽强地进行下去，要达到